

A Generativ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现代汉语生成语法

何元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汉语生成语法

A Generativ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何元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生成语法/何元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18749-4

I. 现… II. 何… III. 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IV. 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8145 号

书 名: 现代汉语生成语法

著作责任者: 何元建 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749-4/H · 28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4.75 印张 896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一

近几年每年冬季到香港,见到元建有一个问题是必问他的:你的书写完了没有?好几年了,他总是回答说还在继续努力。在他的提议之下香港几位同事早在十来年前就策划合作用中文写一本汉语生成语法书,最终还是由他独力承担,数易其稿终于大功告成。书名为《现代汉语生成语法》,对语言学稍微有所了解的读者看了书名会说:“这是一本汉语生成语法!”的确,这本书有其特色,与别的作者写的,过去已经出版的,图书馆里有的,书店里买得到的生成语法书都不一样。

生成语法学开创至今已经有 50 多年历史了,比较系统地引进中国也已经有 30 多年了。这期间出版过好几本介绍生成语法学的书,那是很有必要的。那些书主要的目的是介绍生成语法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这门学科 50 多年以前是没有的,与以往的语法(姑且称为传统语法)是不同性质的学问,所以有必要写书专门介绍。那些书以此为目的,介绍的重点是这一学科的基本思想、研究方法、主要理论,甚至学科发展历史过程等等。既然是语法学,当然也要涉及语言事实,不过是为了说明道理而引用事实。引用的语言事实不一定是汉语,更多的是研究得比较深透的,为更多人所知的英语和其他一些印欧语系语言。引用语言事实只是列举,而不是穷举。读了那些书会对什么是生成语法学有所认识,但是读者未必能看到一种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全貌。作教材用的传统汉语语法书、英语语法书一般都相对全面地涉及汉语或英语的主要事实。一定有许多读者在想:为什么不写一本用生成语法学理念和方法,而不是用传统语法学理念和方法来全面反映汉语主要事实的语法书呢?

现在我们终于有一部这样的著作了。《现代汉语生成语法》就是写汉语的词、短语和句子结构。短语之下分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介词短语、数量词短语、助词短语、连词短语,各类短语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此外还有限定词短语、轻动词短语、标句词短语、力度短语、话题短语、焦点短语等等传统语法没有的类别。动词之下分一元动词、二元动词、三元动词三大类,每一大类下面再各细分五六小类。书中简单句、小句、主从复句(包括主语从句、宾语从句、状语从句、关系语句、同位语句)、联合复句(包括描写语句、并列或转折复句)都论到。是非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特指问句、附加问句、反诘问句、否定词问句一应俱全。汉语特有的动结式、“把”字句、“被”字句、“使”字句、“得”字句、“有”字句、“都”

字句、“是……的”结构、“连……都”结构无一缺漏。可以说传统汉语语法书包含的内容这里基本上都有了,当然还有传统汉语语法不作专题讨论的,例如结构的衍生过程、题元关系、逻辑形式、中间句等等。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吸收了最新的理论成分,比如相句法理论。书里有许多树形图。有人说学生成语法先要学会画树,这样说法也有道理。句法学研究的就是语言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而结构关系惯用树形图方便而直观地展示出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教句法学就是教学生画树。一位当年很有名的美国语言学家曾经到千里之外的国家去任教两年,后来听到他抱怨说那里的学生学了两年连画树都没有学会。这是 20 年前的事,那时的结构分析是比较简单的,树形图也是比较简单的,现在要画树可真是不容易了!

很多人以为只要同一个句子,在任何时候找任何人去画树,画出来的树形图应该是相同的。其实不然。树形图体现句子的结构,以语言学家对该句子的结构分析为基础。50 多年来生成语法结构分析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连许多最基本的语类名称都大不相同了。过去把“the books”称为名词短语,以名词“books”为其中心语,现在把它称为限定词短语,以限定词“the”为中心语。相应的汉语结构“这几本书”是不是也叫限定词短语?是不是以“这”为中心语?“几”和“本”又是什么成分?是不是也是中心语?如果是,整个结构岂不是有更多的层次?诸如此类问题,这本书中都会一一道来,都会用树形图一一画出来。当然本书作者无法统一语法学家对同一汉语结构的不同看法,他只能根据其中的一种看法来画树形图。读者学的主要是方法,学会以后自己做研究,有了自己的见解不难把一种画法改为另一种画法。

当代句法学主流观点的一个特点是试图把过去认为属于语义或者语用领域的一些概念也在句法结构树中体现出来。前不久香港城市大学请前美国语言学会会长 Frederick J. Newmeyer 教授来做杰出语言学家讲座,他把这种倾向称为“句法语义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话题和焦点回归句法。在相当长时期内,句子中的话题和焦点一般不是作为独立的句法语类在树形图中出现的,20 世纪最后几年流行功能范畴分解处理法,开始采用话题短语、焦点短语等等。这些新的句法语类植入结构树的后果是枝干繁茂,读者不妨看一眼 12.0.1.1 小节中的树形图(10)。这仅仅是上半棵树,下半棵还没有画出来,而只有枝干还没添上树叶。即使全画上,这还只是个单句,复句的结构当然更为复杂。当代句法学的这种趋势给写句法学入门书的作者出了难题,最简单的句子画出来也不简单了。英语句法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英语句法入门书使用最广的当推英国语言学家 Andrew Radford 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适应生成语法理论不断发展,他每几年出一本新版入门书,不难发现愈是新出的书里面的树形图愈复杂。一下子要用当代观点处理汉语

结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亏得本书作者繁简剪裁得当,认真细致地交代那么多细节,又不显得零乱。

可不要以为这本书仅仅是交代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事实,书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概要反映几十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生成语法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尤其是最后4章论及量化辖域、话题结构、焦点结构、重动结构、疑问结构、逻辑形式等等。对这些问题,当代语言学界都经过反复探讨,有分歧,有争议。不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英语句子“which book did you read?”中的疑问成分“which book”是前置宾语,这几乎是生成语法学家的共识。有人断言相应的汉语句子“你读了哪本书?”中的疑问成分“哪本书”在语法的某个抽象层次也要前置,但这并非共识。赞成这样分析的认为自有道理,反对这样分析的认为缺乏证据。30年来汉语生成语法研究许多课题都经过类似的争论。作者对其中不少问题都亲自做过研究,熟悉有关文献,持有独特的见解,曾经发表过论文。在这样性质的书里不可能把这类问题讨论得全面深入,至少可以起一个示范作用,告诉读者在掌握了生成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后就可以开始从事研究工作。

在出自内地的生成语法学同行中,元建属最资深的一辈。他在英国大学受过严格的正规学术训练,获得博士学位后兢兢业业从事生成语法教学研究20多年。本书“跋”最后他写道:“只要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真谛总能参得透一点点。”这是对他自己的写照,不过我说:岂止是一点点。

徐烈炯

二零一零年四月

于香港城市大学

序 二

乔姆斯基(N. Chomsky)建立生成语法学说从而引发国际语言学界一场所谓“乔姆斯基革命”,至今已经有 50 多年了。这场“革命”应该说给整个语言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现了从形式、从功能、从认知等不同视角对人类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可喜局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乔姆斯基理论引入我国汉语学界比较晚。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至今,出版过几本乔姆斯基的译著和系统介绍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的论著,也有一些零碎的、用乔姆斯基理论来探讨某个具体语言现象的单篇论文;在国外出版过由黄正德(C.-T. James Huang)、李艳惠(Y.-H. Audrey, Li)、李亚非(Yafei, Li)三人合写的英文版 *The Syntax of Chinese* (《汉语句法》),现正有人在国内全文翻译出版;由石定栩撰写的《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专著是用乔姆斯基理论来讨论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问题的。这些都给汉语语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影响。但是,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理念和方法,来系统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书则一本也没有。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听到这样两个传闻(未加证实):一是,自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问世之后,从事外语教学的人立马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思路来进行外语教学,以期通过“举一反三”式的教学法,来获得外语教学的更佳效果。结果并不成功。于是有教员问转换生成语法学者(一说直接问乔姆斯基本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回答说,“我的理论又不是用来教外语用的”。二是,无独有偶,从事自然语言处理的学者专家,看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如获至宝,立马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结果也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于是也有学者询问转换生成语法学者(一说直接问乔姆斯基本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回答说,“我的理论又不是用来解决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的”。听了这两个传闻,我自以为上面我所想的“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可能乔姆斯基理论是不能用来具体描写某个语言的语法的。现在何元建的新著《现代汉语生成语法》否定了我上面的推测。乔姆斯基理论照样可以用来具体描写某个语言的语法,至于为什么迟迟未见用生成语法理论来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书,那是因为这需要有个研究的过程。

元建的新著《现代汉语生成语法》,正如作者《前言》里交代的,“是对现代汉语的词结构和句子结构进行描写与解析的著作”,其目的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之前尚未做到或者做得不够的地方,做出更准确的观察与描写,提出更妥当的分析和

论证”，以“解释人内在的语言机制”。从全书内容看，作者在努力这样做。作者在本书第一、二章交代了理论背景，让读者对作者所运用的乔姆斯基理论和原则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第三章起，作者运用乔姆斯基理论原则，并充分吸收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讨论描述了汉语合成词的生成问题，各类短语的生成问题，句的生成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所谓“动结式”的生成问题；接着，作者讨论描述了汉语中一些特殊的句法范畴，包括处置——“把”字句、被动——“被”字句、使役——“使/令/让”字句、结果——“得”字句、存现——“有”字句、量化——“都”字句以及焦点结构和疑问句结构等；最后，作者还大略地讨论描述了汉语合成复合词的逻辑形式，因为按照乔姆斯基最简方案理论，经过句法运算拼出可描写的结构之后，要分别输入到语音形式库和逻辑形式库，以便分别解决好跟音韵接口的问题从而赋予语音形式，跟逻辑语义接口的问题从而赋予逻辑语义内涵。

说实在的，我们所熟悉的是前人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描写的所谓传统汉语语法系统，这以赵元任、丁声树、朱德熙他们的现代汉语语法专著为代表。现在看到作者用乔姆斯基理论原则分析描述的现代汉语语法系统，有一种新鲜感。二者相比较，确实有新的思想与看法，有的很有创新性，值得大家关注与思考。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略举三例。

【例一】朱德熙先生根据“X 的”的句法功能的不同，将“X 的”分为副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和名词性的三类；相应地，将其中的“的”（含状语末尾的“地”）分别分析为副词性附加成分“的₁”、形容词性附加成分“的₂”和名词性附加成分“的₃”。本书作者认为“的”既是领属助词，也是结构助词（含“地”），依句法环境而定，与朱先生迥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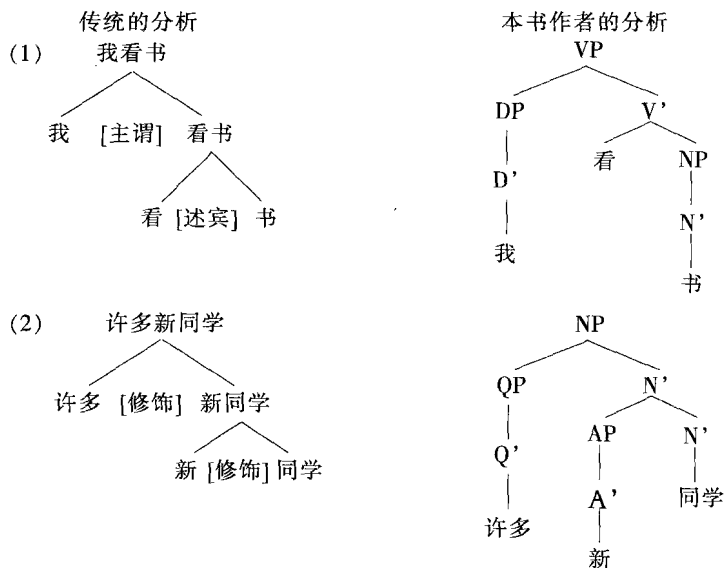
在科学研究领域，任何一种看法或观点，都只能视为那是研究者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所获得的一种假设性看法或观点。因此，我们先别去评论哪种分析可取，哪种分析不可取。重要的是得先看到本书作者为现代汉语里的虚字“的”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当然，我们可以对这种新的分析思路的学术价值进行思考与评析。

【例二】“把”字句在汉语学界已讨论得很多很多，用生成语法理论讨论“把”字句的文章也已不少，但至今也未取得一致的、圆满的认识，特别是于“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更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且不说国内学者意见不一，国外生成语法学者黄正德就认为“把”字句表示处置义，而所谓处置，可具体理解为“使役+成为”（即“处置 = 使役 + 成为”），“把”是“使役”标记，“给”是“成为”标记。本书作者提出了另一种新的看法，即“处置 = 及物 + 使成”。“及物”标记是“把”，“使成”标记是“给”。根据是，所有“把”字句都可以加“给”，而“给”在现代汉语里确能表示“使成”义。加“给”是“把”字句句型的“一个结构特征”。

本书作者为“把”字句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特别是强调所有“把”字句都可以加表“使成”义的“给”。当然,对这种新的分析思路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去思考、评析。

【例三】对于现代汉语里的“你去不?”“他来了没(有)?”这类疑问句一直以来汉语语法学界多数人都将它视为“V 不/没(有)V”正反疑问句(又称反复疑问句)的省略式。本书作者从生成的角度否定了上述传统看法,认为这是一种以否定词充当疑问标记的独立的一类疑问句,这种疑问句古已有之,是现代汉语中与选择问句、正反疑问句相平行的一类疑问句。作者将这种疑问句称之为“否定词问句”。作者这一意见是可取的,论证是有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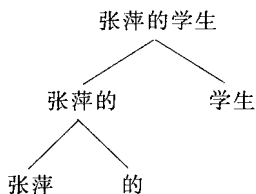
总之,本书有创新,会让读者有新鲜感。至于本书有关种种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如果单纯从构造层次看,多数情况,一般会以为本书的分析与传统的分析似区别不大。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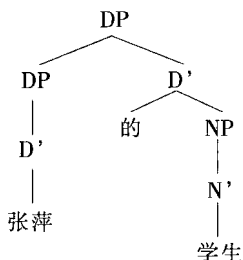
但需知,传统的分析只是作一种静态的层次分析,而本书作者依据生成语法理论,特别是遵循“X-bar”生成模式(或称“X-标杠模式”)进行了语句的动态生成分析。这一点读者看了本书就会清楚。

不过有许多分析则确实很不一样。下面不妨以“张萍的学生”为例,比较传统的分析与本书作者的分析之不同:

传统的静态层次分析



本书的动态生成分析



按传统的分析,显然“的”先跟“张萍”组合,然后“张萍的”再跟“学生”进行组合。本书作者对传统的分析,并未说明其分析的不合理之处。本书的分析则认为“的”先与“学生”并合。这并非作者一人作如是分析,也有一些生成语法学者,也是这样分析。

将这种结构里的“的”看作限定词是可以的,因为领属性偏正结构在语义上是定指的。问题是,在生成过程中,那领属限定词“的”一定必跟被领有者“学生”先并合吗?我估计作者对带领属限定词“的”的领属性短语的生成可能会引起争议。说句实在话,语言里某类短语或句结构到底如何生成的,到底先谁跟谁并合,然后再谁跟谁并合,都还是在探索之中。领属性短语,我们可以设想,将会涉及四个要素——领有者、被领有者、领有标记、被领有标记(领有标记或被领有标记都可能是零形式,如汉语的“我母亲”就是)。在领属性短语生成过程中,到底那四要素如何一步步并合,也在探索之列。为便于说明,不妨将上述四要素分别符号化为:

领有者-NP₁ 被领有者-+NP₂ 领有者标记-' 被领有者标记-''

先看汉语。汉语里的“的”似应看作领有者标记,因为汉语里只有“我的”、“你的”、“张三的”、“李四的”等说法,而不存在“*的衣服”、“*的眼镜”、“*的耳朵”、“*的鼻子”等说法。汉语里没有被领有者标记。实际语言情况大致有三:

- a. NP₁ + NP₂ 如:我孩子
- b. NP₁ + '-' + NP₂ 如:我的孩子 | 张三的书包
- c. NP₁ + '-' 如:我的 | 张三的(在一定语境里才能省略 NP₂)

汉语里不存在领有者标记(“的”)和被领有者组合的情况(如上面所举带*号的说法)。从实际语言事实看,汉语的领有者标记只能黏附在领有者身上。

再看英语。英语里有领有者标记(其标记为-'s、of或体现在单数的my、your、his、her和复数的our、your、their等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上)。英语似也没有被领有者标记。实际语言情况大致有四:

- a. a_1 . $NP_1 + -' + NP_2$ (领有者标记体现在物主代词上)如:

my boy | our books

- a_2 . $NP_2 + -' + NP_1$ (领有者标记为 of) 如:

the boy of John | the books of John

- a_3 . $NP_1 + -' + NP_2$ (领有者标记为 -'s) 如:

John's boy | John's books

- b. $NP_1 + -'$ (领有者标记融入物主代词——由此形成的物主代词称为“名词性物主代词”)如: mine(我的)、yours(你的/你们的)、ours(我们的)……

英语里,领有者标记为 of 时,领有者居后(如 of John)。英语里也没有只出现领有者标记和被领有者的情况,即不存在 $[-' + NP_2]$ 的语言格式(如“* the books's”、“* the books of”)。从实际语言事实看,英语的领有者标记也只能黏附在领有者身上。

这就是说,就汉语和英语看,生成领属性短语时,那领有者标记都先与领有者并合,然后所形成的结构再与被领有者并合,而非相反。当然,可能会有某种或某些语言,那作为中心词的表示领属的中心成分是附着在被领有者身上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语言,也不能就据此认为领有者标记先与被领有者并合是语言的普遍共性,也只能认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情况。如果作另一种生成解释:那领有者标记(如汉语里的领属限定词“的”)是中心词,先跟 NP “张三学生”组合,即“张萍学生”是领属限定词“的”的补足语;“张萍”为了能取得领格位,往上移位至标志词位置。

我以上所作的分析,也只是一种假设性的想法。我想,一部新著所作的分析、描写与论述,能在学界引起争议和反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新著在学界的影响。这毕竟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用生成语法理论来描述汉语语法的书。凡事起头难,我们不能苛求。诚如作者自己在《前言》里所说,“遗憾与不足之处,待将来再修订补齐”。但愿作者在日后通过不断修订使本书日臻完善。

作者在《前言》里说,“本书对现代汉语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分析,除了语法本身的意义之外,一个实用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汉语结构库,以二阶短语结构的形式将一部分汉语词结构和句法结构列出来,提供给有兴趣的人士参考,比如汉语计算语言学者。”我想本书对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确实都会有参考价值。是为序。

陆俭明

2010年7月28日

于北京郊区

前 言

本书是对现代汉语的词结构和句子结构进行描写与解析的著作。如果你对现代汉语的结构有兴趣或者有需要,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写的。读书的时候,重要的是观察语言事实,理解分析技术背后简单的道理,而不必把所有的理论细节掌握与消化。无论你是在读大学,念研究生,教书还是做研究,无论你是学汉语还是学外语,研究语言习得还是讲授对外汉语,或者是从事语言信息处理(包括翻译和机器翻译),希望你看了这本书后会觉得有所裨益。

语言是有结构的,否则人说话和听懂别人说话就根本不可能。语言的结构表现于具体语言形式,如音节及音韵结构、语素或者词结构、句子结构、篇章结构等等。在语法的范畴内,主要关心的是词结构以及句子结构。二者都是由语素或者词组合而成,其中既涉及这些成分的语义、语法属性,也涉及这些成分之间的聚合与组合的规律。解析词和句子的结构,既需要对各类组合成分的语法属性做出清晰地描写和论证,也需要对成分之间的聚合与组合的规律做出清晰地论证与合理的解释。

解析语言的结构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也不能告诉你它们是什么样子,就像谁也不能告诉你物质的分子或者原子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一样。不过,研究分子或者原子结构的科学家比研究语言结构的语法学家占有几大先机。其一,分子与原子是物质之本,有被采样与施于实验手段的前提。其二,科学实验方法是解析分子与原子结构的必要手段。比如,用不同比例的溶液、或者用 X 光衍射的办法,可以测定出分子的三维结构;用电子或粒子加速器为手段,可以测定出原子的结构。其三,科学家有一套既定的话语与图示来表示分子或者原子的结构,让人直观地了解分子或者原子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这是大家在中学学习物理、化学时就知道的事情。相对而言,语言是人类大脑神经认知系统活动的一部分,首先有采样的困难。其次,通过观察大脑组织活动来解析语言结构直至目前仍然是为数极少的神经语言学家的研究,尚在萌芽阶段。比如采用实验手段来观察正常人或失语症患者的言语活动,请参试者阅读或聆听语言形式,或者结合观察图片,通过语言形式与图片的不同组合,看他对不同组合的理解情况,或者理解速度的快慢,通过分析大脑皮层生物电流分布以及观察大脑组织活动的电磁或核磁扫描成像,然后判定语言形式的成分结构的划分。只有将跟语言直接相关的大脑组织活动,比如布罗卡

区域(Broca area)、韦尼克区域(Wernike area)、脑前叶(frontal lobe)、神经元网络与功能等等,跟解析语言结构直接挂钩,才能最终达至理解语言结构的目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语法学者研究语言形式的结构,是要依赖实际的语料,即本族语者所说的话或者写的文章。随着语料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研究都从语料库采样,使所用的例子更为真实可信。但是仍有两个根本问题存在。一、基于语料的观察只能解决语言形式的表层类型的归类;观察的语料越多,归类就越准确可靠。但是,语言形式的成分结构,即我们看不见的那一层内部结构,仍然需要依赖本族语者的语感和一些语言学中常用的经验方法和理论预设来判定。本族语者可以包括语言学者自己,如果所研究的语言是他的母语,也可以是其他人。二、尚没有一套既定的话语与图示来表示语言的结构。有时尽管大家对某些结构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但却不一定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表示。这也是造成我们对语言的结构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原因。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现状就是如此。

视语言的不同,研究语言形式结构的过程也有难易之分。一般来说,语法范畴上有很多构词形态和句法标记的语言,成分结构较容易辨认。比如俄语,其句子的时态、语态、情态、体貌、焦点、否定、比较、命题、句式等等,其词项的类、性、数、格等等,都有不少标记。有的语言连空语类也有标记,如意大利语。汉语因为缺乏形态,同时少有句法标记,成分结构常常不易分析,也时常在文献中轻描淡写地带过。如何来分析汉语的成分结构,历来都是研究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结构测定出来了,或者暂时预测出来了,就要用语言表述的方法,或者用图示的办法,把它表示出来。假如这些表述方法和图示的办法自成一个系统,而不是零敲碎打、现来现用,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学科的一部分。这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一样。虽然在语言学领域目前所用的表述和图示方法不统一,采用某一个理论系统的学者,多半是照着自己这个系统的方法去行事的。这就要说到结构解析与理论分析的关系。

对我来说,任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它能够客观科学地解决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除了用生物、生理、神经、生物化学系统的运作来直接描述大脑的语言活动,其他任何一个语言理论都是元语言系统。人的生命有限,我们在学习与从事语言学研究时,并非将所有现存的理论都一一领教完,然后再有选择地和综合地来用。各理论的哲学理念不同,系统的构造不同,历史成因和发展过程不同,并不能够随便凑合在一起供人选用。由于历史的机缘,我恰好撞上了生成语法规论,于是用它来做语言结构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于我而言,它仅提供了一个结构描写的框架,帮助我去“看到”那一层本来看不见的成分结构而已。

“生成”二字并不深沉。已知语言来自大脑,言语发自说话人的口(或者说话人的手,如果是写出来的话)。解析语言结构时,与其仅仅依靠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

料,不如想一想这些说出来写出来的话在它产生出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换言之,“生成”之意在于模拟言语产生的过程,理论上构建出一个系统,使其在产生语言形式的同时完成对它的结构描写。从哲学观点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高屋建瓴之举。事实上,采纳“生成”这一概念的语法理论,并不止生成语法,其他如词项功能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概化的短语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也都是如此。

“生成”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基于儿童语言习得。儿童在四五岁就能掌握其母语语法,就能说出其结构跟成年人言语无异的句子,成为流利的本族语者,只待逐步丰富词汇和发展多元体例的书面语系统。儿语习得时期不长,接受的语料也相当有限,有时甚至是掺杂混合的语料,但是却可以在此种条件之下掌握语言的正确语法规则。任何语言科学家要问的问题是:儿童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语言习得能力?他的大脑怎么就能从有限的语料中归纳出正确的语法规则系统来,而不是其他?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仍然是语言科学的终极目的,但似乎有两点是当今语言研究的主导与底线。其一,人类语言能力天授,通过基因遗传;其二,后天语言环境与个体差异对语言习得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表面上,这两种理念水火不容,但其实互为支撑。语言天授指人类的普遍特质,而语言环境与个体差异指人群中客观存在的不均衡现象。二者都需要而且可以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印证。正如大家都有十个手指头,但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

“生成”的概念促使研究者去追寻与解答语言结构是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产生之类的问题。但理论跟事实还有距离。理论上,遣词造句的过程是线性的,词库输出词项,这些词项再按照句法规则组成成分结构,结构再读出来(即获得语音),并同时被赋予相关的语义。作为基础理论预设,这并没有错,只是大脑在生成言语的时候要快得多。不管是以语言习得为基础的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还是基于大脑生理结构的神经语言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凡惯用的语言形式,包括“词”和“非词”(如弱词性结构、短语、片语和句子),都是说话人从儿时一路学习积累下来并记存于大脑中的东西,说话时将它们“调出来”造句,并不需要一个语素一个词这样来“生成”句子,因为这样做太不经济,也根本太慢。只有当遇到全新的形式(即没有记存下来的形式)时才需要这样做。换言之,大脑并不是遣词造句,而是“遣语造章”。“生成”的概念本身就是呈动态与发展性质的,跟大脑的发育也是同步的。儿童咿呀学语时,是让语言环境来启动先天的语言机制,但没有任何前期语言形式的积累。经过内在转化的语法初始阶段以及若干年语言形式的积累,才能够达至出口成章的成年人时期。理论上,言语生成的线性过程更接近语法的初始阶段,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语言形式的结构,但尚不能完全反映成年人的言语生成

4 现代汉语生成语法

过程。单从解析语言形式结构而论,假如言语的线性生成过程更接近语法的初始阶段,对研究者的启发是再清楚不过:假如语法分析复杂不已,那么儿童如何能够习得语言?因此,语法分析最终要跟语言习得挂钩,要跟大脑神经的运作机制挂钩,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与意义。

那研究语言结构到底有什么用?首先是解释人内在的语言机制。乔姆斯基在1988年的《语言与知识问题》(*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一书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任何语言研究都始于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探索,其结果可用来说明讲这个语言的人的语法能力,然后再想一想为什么语言是这个样子,并试图解释人内在的语言机制(Chomsky 1988:60)。所以,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探索是万事之始,没有这个,就什么都没有,都是空谈。

语言形式可以貌似相同但结构不同,或者貌似不同但结构相同。举个例:

- (1) a. 跑进屋里来一条狗。
b. 屋里跑进来一条狗。
c. 跑了一条狗进屋里来。
d. 有一条狗跑进屋里来。

这些句子的意思都差不多,所用的词项也大同小异,只有语序不太一样。主要差别是“一条狗”既可出现在“跑进来”之前,也可以之后。为什么?又为什么可以说“跑进屋里来”,也可以说“屋里跑进来”,还可以说“跑了一条狗进屋里来”?再看:

- (2) a. 种族动乱使[这里的人民失去了家园]。
b. 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
(鲁迅《彷徨·孤独者》)

- (3) a. 种种的行为矛盾着、痛苦着自己。(丁玲《一九三零年春上海》)
b. 这些东西兴奋了屋子里所有的人。(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3)里边没有“使”,似乎跟(2)不一样,但实际上可以变换成有“使”的句子,意思不变:

- (4) a. 种种的行为使[自己矛盾着、痛苦着]。
b. 这些东西使[屋子里所有的人兴奋了]。

另一方面,(2)却变换不成没有“使”的句子:

- (5) a. *种族动乱失去了[这里的人民____家园]。
b. *这却觉得[我____有些兀突]。

为什么如此?这中间的道理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研究语言结构要回答的问题。诸

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得多了,就会慢慢找到汉语语法的运作机制,就能帮助我们描述讲汉语的人的语法能力,再跟别的语言中类似的问题相比较,就可能悟出语法的道理。理想的语法理论需要模拟言语生成的过程,关键的一环就是紧紧扣住语言形式的语法范畴与成分结构,才能一步一步地完成生成的过程。

在运用方面,需要语言结构的地方很多,如计算语言学、信息处理、机器翻译、语言教学、对比语言研究等等。计算语言学用计算机来模拟言语生成的过程,需要建立语言的结构库,包括词结构和句法结构。这道工序无捷径可走,只有一个一个结构来建立,再一个一个地输入计算机;需要经过训练的语言学者的语感和技能,也需要计算机学者的专才。这方面,计算机和语言学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凸显的问题是语言学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基本的语言结构库可供参考,汉语如此,其他语言亦如此。加之语言学者对语言结构的看法并不一致,同时又有如此多的结构需要建立,且不说还有如此多的语言。计算机学者不耐烦了,说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其实,语言学者完全可以拿出一些结构来供人参考,不完整再修改就是了。科学家可以定出物质的分子结构典,甚至原子结构典和基因结构典,后人无需再费时费力去调查论证。语言的宏观调查方面(比如方言调查)已经初步是这样了,可是在微观方面,即在词和句的成分结构的论证方面,却远非如此。而微观方面的成果正是计算语言学急需的东西。举例来说,汉语“把”字句似乎调查论证了几代人,除非有新的语料,其成分结构可以暂定下来成为大家的共识,给有关人员参考。再比如可以提供一个复合词类型结构库供参考,或者句型结构库供参考。诚然,语言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提供静态结构的描写有局限性。然而,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先前建立的结构库可以后来再修正。

语言教学从来都需要对语言结构的描写与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要快速训练出能够用外语沟通的人才,于是请语言学者出山献计献策。后者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编出了一批很有系统性的外语教材,并按语言点的难易度来设置课程,请老师按部就班、按图索骥来教书。从此奠定了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所谓应用语言学也由此诞生(该学科今天的范畴已经远不止语言教学)。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变;不但不变,而且效行世界各国。美国人曾投入了许多资源去做语言教材的编写和设计,一大批语言学者和语言教师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事半功倍,皆大欢喜。今天,对汉语语言结构的研究远比半个世纪前要深入得多,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受益的领域。

本书对现代汉语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分析,除了语法本身的意义之外,一个实用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汉语结构库,以二阶短语结构的形式将一部分汉语词结构和句法结构列出来,提供给有兴趣的人士参考,比如汉语计算语言学

者。我们知道,解析汉语词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工作自《文通》(马建忠 1898)以来一直都在做,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进步。但至今感觉仍然是盲人摸象。这不仅是因为语法研究要面对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语言事实的描写工作,也是因为至今还有语言研究与语文讨论不分家的情况。于我而言,科学客观最为重要。汉语结构研究这方面留下的工作还相当多,贯穿于整个汉语语法系统。本书希望做到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之前尚未做到或者做得不够的地方,做出更准确的观察与描写,提出更妥当的分析和论证,遗误与不足之处,待将来再修订补齐。读者看了之后,可以自己去做更全面、更深入和更细致的研究。

最后有一件事一定要在这里提到。若干年前,同道的先生和朋友一起商量写一本汉语生成语法教科书,有徐烈炯、顾阳、潘海华、石定栩、沈阳及我。大家都认定有这样的必要。于是开了会,拟出了初步的章节提纲,分工定人划定了范围,由我做联络人。我们并没有低估任务的艰难性和艰巨性,但还是低估了繁重的日常教学和研究的压力。书虽然没有最终写成,但大家的一片热忱、友情和共识,永远铭记于心。若以大家的智慧和学养,写成的书无疑会更全面、更好。这些同道与朋友,另还有吴伟平、张本楠、杨若微、冯胜利、徐杰、徐赳赳、曹秀玲、王克非、陈国华,多年来的支持与友情,令人感怀。

为本书作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徐烈炯教授,是当今汉语语言学界的大师,著作等身,成就斐然,是我十分崇敬的先生。衷心感谢他们屈尊为本书作序,也感谢他们对我一如既往的教诲、鼓励与支持。同时谢谢我历年的学生(特别是修读过我“语言研究与翻译”一科的本科生以及“对比语言研究”一科的研究生),使我从教学中积累出宝贵的语感和语料。我希望学生懂得一个道理,做翻译是在两个语言的世界来回游弋,眼前常常无路可行、路转峰回,而如果对语言结构有所认识,就会多一对翅膀,胸有成竹而游刃有余。最后要谢谢我太太,她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十多年前主编过《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并两赴日本参加过多国语机器翻译合作项目;写书过程中,我常跟她讨论一些问题,而她别开生面的思路使我能另辟途径来解决问题;在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压力之下,没有她的亲情和支持,这本书是绝对完不成的。

何元建

二零一零年元旦

于新亚书院